

小說界文庫 ● 長篇系列



XIAOSHUOJIE

WENKU

陰陽關的陰陽夢

YINYANGGUAN DE
YINYANGMENG

魯彥周

著

上海文藝
出版社 ●



一對新婚夫妻
變革，丈夫卻成
衛道士，虐待
故事本身給人
澀的思索。



回歸故里搞社會
了封建統治階級
妻子，鎮壓好友。
以

XSTW
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I 247.5
1490
1



陰陽關的陰陽夢

魯彥周 著

XSTW
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阴阳关的阴阳梦

鲁彦周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3 字数 270,000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册

ISBN 7-5321-0929-1/I·673 定价：6.70元



过去对我永远是过去，
我的心总是在盼望明天。

鲁彦周
1992.4.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本书中的“我”的开场白

亲爱的读者，我告诉你的是一个荒唐的过去的故事。我并不要求读者相信它，我也没有理由要求。我只是叙述我的年轻时代一段离奇而荒诞的经历罢了。

对于那一段经历，我自己有时也是怀疑的。我怀疑我是否真的经历过，是否只是一个幻想的产物？或者我在那一段时间，有着某种精神疾病，错误地把类似癔病患者的视觉，当成了真实，并让这种错误延续下来，以至于我不能自拔，让它顽固地留在我的脑子里，终于强迫我把它记录下来？果真如此，我只有请求读者原谅一个老人的思想的颠倒、混乱吧。

是的，老人，我现在是很老很老的人了。我的故事发生的时代，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新婚少妇，是一个别人认为我自己也认为美丽的极其单纯的女人。是一棵幸福的紫罗兰。那个时候，可怜的宣统小皇帝还住在已经退位的深宫，或者说，他还在深宫里当他的皇帝。他照样接受并非遗老的旧大臣的朝拜，他在宫中一切如旧，一切如仪，而不管紫禁城外飘扬着的中华民国五色旗。

应该说，那个时代本身就是荒诞而离奇的。

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来说，那个时代是太遥远

了。处在当今的宏伟时代的青年，看到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故事，当然觉得好笑。何况你们看到的又是一个非真实的荒诞的故事，你们一定更加觉得好笑了。

唯一可以自慰的是：“满纸荒唐言”，不是从我开始，也不会从我结束。只要读者能读下去，并且有兴趣，如同去读一部有可读性的小说，我也就很满意了。

对于书中的“我”和其他人，对于“我”在本书范围以外的经历，恕我用一句当今的外交术语：“无可奉告”。只有一点要声明的，我就是我，小说就是小说，决无影射他人之意。这也是需要读者正确理解的。

山、华盛顿。他也一古脑儿把他读过的那些外国书让我看，好让我这个在他眼里是旧家出身的小姐能够赶上潮流，好以新女性的面目出现在他的党友面前。但是，对于他的活动，他却讳莫如深，神秘秘，他从不告诉我他在他的革命党里的地位，也不说他的革命主张，就如这次他突然决定，要到他的原籍、他的祖居地，他也不告诉我为什么要回去，回去做什么。我隐隐感到，他是故意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，让我对他不可捉摸，这样就分外显得他神秘莫测，因而也就分外伟大崇高。

我和我丈夫并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。那时尽管有了不少新女性，高喊婚姻自由，恋爱自由。可绝大多数女同胞，甚至像我这样上过学堂的女同胞，婚姻还是家庭包办，媒妁之言。比以前有点进化的只是：结婚前可以见面，或者说，固定婚约之后的短暂接触，不至于揭了红盖头之后，才知道他是高是矮是麻子、秃子还是俊俏后生。

我和我丈夫就是订婚之后有过短时接触交往才结婚的。我丈夫对外宣称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，他在一家报纸副刊上，还写了一首描绘他如何恋爱上我的古体长诗。这首诗在学校里曾被不少青年男女传诵，他甚至还收到了女学生的求爱信，因为那张报纸，还附了他的小传和照片。那确实是能打动新女性的滚烫的芳心的。

他是一个大家族之子，他那个家族在京城曾红极一时：在当地更是声名显赫。他本人是洋学生，在东洋留过学，他就是在日本认识了很多革命党人的。他的原籍和我的原籍在一个地方，他在北京念书，就常到我家，我的父亲对他时常客气得过头。我们两家，据父亲说是通家之好，这通家之好，就促成了我们的婚姻。

我的丈夫外貌很潇洒，他总是西装笔挺，长脸，高鼻梁，薄嘴

唇，颇长个头，白净脸皮外加一副水晶金丝眼镜。二十五六岁的年龄，使他确实具有一副讨人欢喜的外貌。至于我对他，因为只一次见面就已知道我的未来已经属于他，反而觉得被动，反而激不起我的激情，我不讨厌他，可不知怎么，就是激不起我在西洋小说中看到的那种少女应该有的冲动和热情。

他对我，内心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因为我感到他的心是封得牢牢的，要摸透他，一定很累，我那时还不想累着自己。我只是被动地适应着他。他说他爱我，他说我是京华美人中的美人，他称赞我的眼睛、我的鼻子、我的头发、我的身材、我的皮肤。在夜晚，他不顾我的羞怯，又盛赞我的乳房，我的小腹，我的大腿、胳膊，他说他崇拜我的美。他在我身上放肆，奇怪的是，我只是遵守做妻子的义务，对他的亲热举止，却很少反应。甚至还有一种被凌辱的感觉。

我并没尝到书上所描写的新婚的甜蜜与欢乐。

他对此似乎并不介意，他对我的柔顺和不拒绝，似乎已经很满意。好在在白天，我们相互都保持着一定距离，客客气气。他按古话上床夫妻、下床君子行事，我也乐意他遵守这种信条，使我在白天能保持一个自我而无需尽什么义务。

他从言语到行动都是新派，他当然嘲笑迷信。我若是告诉他，有这么一个白雪一般的女人，连连夜里在我身边出现，跟我说话并温柔地抚摸我，他一定认为我疯了。

我起床之后，略略梳洗了一下。我在镜子里看见我多次被他夸赞过的眼睛有点红，我的脸上也明摆着一种慵倦和恍惚，我还在思索我梦中见到的女人。我怔怔地对着镜子，突然，我忍不住尖叫一声，身体向后一仰便摔倒了。

她在镜子里出现了！

我真真切切看见了她。她还是雪白一身，她的脸上有着奇

特的美的温柔，她很年轻，很年轻，长身玉立，两只眼睛又明亮又深邃。她没有来得及跟我说话，我便摔倒了。我极端恐怖地躺在地毯上，我的喊声惊动了楼下的老妈子。

老妈子咚咚地爬上楼来了，她看见我扒在地毯上，便惊慌地嚷：

“少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怎么摔倒了？”

老妈子一来，我便清醒了。我还不是那种一惊慌就举止失措的人，我说我不小心绊了一下。我不能让一个多嘴多舌的老妈子，说我大白天见了鬼了。

我让老妈子扶起我，我又忍不住胆战心惊地朝镜子里瞥了一眼：镜子里只有一个头发零乱面容苍白的我，哪里有什么白衣女人。

我匆匆捋捋头发便下了楼，我不想一个人呆在楼上了。楼下早餐已准备好了，是一碗红米粥，几碟小菜和一盘精致甜点心。我没有胃口，我只匆匆喝了点稀饭，便听见外面有人喊：“方先生来了。”

我一听见他来，心不由自主地跳了，脸颊发热，立即把梦境带来的恐惧暂时忘却了。我推开椅子站起来，他已大步跨过天井院，满脸春风地用他那光明动人的眼光，把我全身笼罩起来。

我听见他亲切地喊：

“星仪，徐明清回来了吗？”

星仪是我的名字，徐明清是我的丈夫。他一向喊我星仪而不带姓，对我丈夫却总称他的全名。我有时咀嚼这种微妙不同的含义，却又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他那口气，不过是一种常见的大哥哥的口吻，就像他的眼光一样。

他叫方郁林。我和我丈夫平时也只喊他郁林而不带姓。他也到过外国，不是东洋而是欧洲的法国。他也不是堂而皇之公

费留学，而是偷偷藏在一条船上出国的，差点给人扔进印度洋，又差点当猪仔给卖了。他在法国先是打工，后来才念书。他还结识过不少江湖侠盗，包括西班牙的海盗。他的在外国的经历，并不是他亲口说的，而是我丈夫断断续续地介绍的。他对他的身世，讳莫如深，有时当我单独和他相处的时候，我略带撒娇的任性去追问他，他却说：

“星仪，你太柔弱圣洁，世界上许多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你现在像一朵幸福的紫罗兰，我不想让你受浊世的空气玷污。”

他说得诚恳认真，我当然不便再追问。至于我是不是幸福的紫罗兰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也没有仔细探询过自己。

郁林是明清和我结婚前的朋友。明清一度喜欢舞文弄墨，而郁林却是正儿八经写文章的。他们年龄相当，又有一段文学因缘，便自然地成了朋友。尽管明清在骨子里并不怎么看重他，但来往却不断，我感觉出，郁林对明清，比明清对郁林要真诚得多。明清兴趣转入政治之后，继续和这位身材高大甚至有点粗犷的朋友来往，多半还是因为郁林和报纸刊物有广泛的联系，明清要借重他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。

至于我对郁林，时常有一种心慌意乱的原因，我也不能自明。他第一次和我见面，他用他那又粗又大的手把我的小手紧紧握住的时候，便使我在他那强健的宽阔的胸肌前面感到心慌。这种心慌脸红是我没经历过的，我认为它是没来由的。好在我一和他讲话，这种心慌气急便渐渐消失了，代替的是不自觉地对他的信赖。

我让郁林到明清书房里去坐，并叫老妈子给他沏了一杯龙井茶，自己也陪他坐着。他今天穿了一身黑便服，是那种像京剧武生打扮的式样，就是没有那么多纽扣。我看看他那宽阔的热带人的脸和他那粗壮身材，还有和那浓黑眉毛并不相称的有点

女人式的柔媚的眼睛，不由就想急忙告诉他我那奇怪的梦。

我没开口，他倒抢了先。他喝了一口茶，便说：

“星仪，你知道吗？我决定跟你和明清一道走。”

我很惊讶，我说：

“你也去？你去做什么？你又不是阴阳关的人。”

“是明清约我去的。”郁林笑嘻嘻地说，“当时我没答应，这几天和报馆老板谈起，老板极力鼓动我去，说是我可以写点别开生面的文章，给报纸弄点新奇版面。我想了想，也好，一来不负明清之约，二来可以为写小说弄点素材，反正老板答应先付车马费，用不着张罗盘缠。我今天在旧货店买了这套衣服，就是为了进山用的。你看，像不像个山里朝奉？”

郁林说着就站起来，在房里来回走着，自个儿欣赏。我忍不住说：

“你这样跟明清走在一起，就像是他雇的镖客。”

“镖客？”他哈哈大笑，“那好哇，我倒愿意自己是个镖客，就怕不够格。”

“文人镖客！”我取笑他，“你就用这题目作篇小说，管保有销路。”

“你这主意倒也是个主意，说不定我真用这题目作点文章，好在我练过拳，写来也不会露丑。”

“你怎么又会拳脚呢？”我认真地问，“你这人真有点神秘莫测。”

“我神秘？”郁林笑着问，拍着自己胸口，“我这里可是半点神秘也没有，袒露得很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从不在我面前，说你自己的经历？”

“我会说的。”郁林又坐下了，我以为他会接着讲点关于他自己的事，他却认真品起茶来了。我追问，他又打岔，话题一转，又

说到去明清原籍的事。他问我：“你可知道阴阳关为什么叫阴阳关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这个名字怪别扭的。”他说：“明清原籍也是你的原籍，你老爷子没带你到原籍去过？”我说：“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原籍呆过，可是记不得那里的情形了，记事的时候就没回去过。我们老爷子在家从不谈原籍的事，所以那里是山是水，我都不知道。”

因为话题围绕着去阴阳关转，我忘记了我的梦，倒想起为什么明清要到那里去，我问郁林，郁林很诧异，他反问我：“明清为什么回去，他没跟你说？”

“他的行动，他从来不跟我说。”我感到委屈，自然也在脸上流露出来，郁林“啊”了一声，也不再问，站起来看天井里的还没有开花的芍药、牡丹。

明清没有回来，郁林要走，我骇怕一个人呆着，便说：“你如果没有别的事，陪我出去逛逛吧，我到上海来，难得出去一次，过几天又要走了，上海我还没看够。”郁林说：“明清没有陪你逛上海滩？”我说：“他忙得很，顾不上我，除了到饭店去应酬吃饭，他才没空领我去闲逛呢。”郁林爽快地说：“那好，我就先当你的镖客，别让大上海的风，把我们的紫罗兰吹坏了。”

我笑了，笑得很娇媚。我匆匆换了件衣裳，便和他雇了两辆东洋车，上外滩去了。

那天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南京路上很乱，红头巡捕和黑衣警察满街跑。马路上的人很惊慌，我和郁林只得下了车步行。我看见一辆车上绑着几个人，背后插了白牌，上面用红笔大书一个“斩”字。我很害怕，便紧紧傍着郁林。郁林情绪陡然坏了，他铁青着脸，捏紧拳头，神情很怕人。我小声问他：“车上绑着的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斩他们？”郁林生硬地说：“那是中国人，中国

人杀中国人，外国人在帮着维持秩序，好让他们杀得方便。”他说着就朝地上呸了一口，呸得极其粗野。

我也兴趣索然，我和郁林走到外滩，一路都没说话。

我们站在黄浦江边，江里停着许多外国军舰，军舰上的大炮看得清清楚楚，外国水兵的活动，也能看见。那边是公园，就是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那个有名公园。我看见外国绅士、大兵搂着中国女人从公园门口出出进进，她们偎倚在那些高大的丑陋的高鼻子的人怀里，撒着娇，哈哈地笑，实在叫人恶心。我也学着郁林在南京路上的样子，朝地下呸了一口。郁林转头看我，我突地朝他一凶：“你看我做什么，嫌我不文雅？”他却笑了，这是他陪我出来第一次笑。我发现他的笑很动人，就像他那眼睛一样。我没料到这粗犷的男人，会有这种柔媚的笑容。

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心跳，我只好装作看黄浦江。

“你别生气。”他说，“我没有笑你不文雅，恰恰相反，我很高兴，原来你心里也有一股正义的火！”

“火？”我说，“只准你有，只准你们男人有？”

他笑了，是赔罪的笑，我便故意扭过头去。

我们又漫无目的地走，天色昏沉沉地，江上的风阴冷阴冷。我莫名其妙地心里打哆嗦，马路上外国人太多，中国人，除了我们俩，便只是些在码头上扛包的，压得头快沾地了，却又“吭哟吭哟”地又哼又喊。那声音，那景象，直朝我心里钻。我实在懊悔不该让郁林领我到这里来。逛逛永安公司、跑马场，或者在霞飞路上走走，去喝喝咖啡，听听音乐，多惬意，有这么一个大男人陪着，有那宽阔而结实的胸脯，大可以靠在那上面闭上眼睛，为什么羞羞怯怯，又为什么要逛外滩，看这种折磨人的凄惨景象？

我身边的这个人，他在想什么，还有我那丈夫，他又在做什

么？十八岁的我，新婚后的我，一直是京华娇小姐的我，原来空读了一些时髦书，却什么也不曾留意过。这个世界多大？中国人，外国人，穷人，富人，北京城里那些住在深宫内院的军阀们，他们在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？我是什么也不知道。

我有点悲哀，说不清楚为什么。郁林不知在想什么，他似乎忘记我的存在。我打算提醒他回去，我们又被一阵车声、人声惊动了。从南京路口，转过来一群士兵，他们围着一辆车子，端着刺刀，直朝我这边走来，我向那车上望去，望着望着，我大叫一声，一下子便晕倒了。

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我在郁林怀里，他的脸几乎凑近我的脸。他在焦急地呼唤我的名字：“星仪，星仪，你怎么啦？”他的声音很动听，他的拥抱，要是在平时，一定会使我喜悦，但此刻我完全没有顾到这些，我还听见那辆车子滚动的声音，我不由把头偏过去，又一次带着恐惧的战战兢兢的心情朝那车上望着。我又一次受到巨大震惊，可这次我没有晕过去，我用手向那边一指，我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！”

郁林顺我的手指望过去，他知道我是指那车上的人，他说：“那是位女革命党人，是为中国进步而去牺牲的。她为什么把你吓成这样？你认识她？”

我摇摇头，我挣扎着要立起来，郁林也就放开了我。他说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把我吓坏了。”我看着那辆车子在刺刀包围下渐渐远去，那车上白衣女人的影子在我面前却仍旧很鲜明。我敢断定，她就是我在梦中和在镜子里看到的对我喊“我的女儿”的那个女人。

我怎么会不被吓得晕过去？

我决定把我的苦恼、困惑的缘由告诉郁林，但我不愿在这

里说。我说：“郁林，叫部车子，我们回去。”郁林便叫了部车子，我们很快又回到我的寓所。

到了家，我这颗心才定下来。我和郁林仍旧坐到书房里，只是现在外面已经点点滴滴下起雨来了，虽说是那种很温柔的春雨，但毕竟是阴沉沉的，使书房里也暗幽幽的。

“郁林！”我说，“我告诉你的事，你别笑话，也别说是神经出了病。”郁林说：“哪能呢！你就说吧，我认真地听。”于是我就把我的梦，我梦里的白衣女人跟我说了些什么都告诉了他。我说到早晨我在镜子里看见她，便吓倒过一次，没想到她又会在刑车上出现了，不然，我不会吓成那样。说完，我便盯住郁林。郁林嘴角闪过一丝笑，一看我脸色不对，便立即坐正身子，满脸的认真、严肃神情。

我说：“你快说呀，你见多识广，我把你当作大哥哥，你倒是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郁林说：“这事有点奇怪，外国人中国人都有讲梦的书，中国人讲梦是讲因果效应，讲启示、示警，也可以说是神鬼预告。但也有通俗解释，就叫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外国人讲梦要复杂得多，有的说梦是完全有意义的精神现象，是在于某种愿望的达成。还有人说，梦是一种感情的产物，是一种持续到睡眠状态的思想。还有人说梦是白天失却快乐与美感的补偿……”郁林说得一本正经，有点像讲课了，我可不要听这种空洞的玄妙的解释。我只要求解答：为什么我连续做相同的梦？梦中出现相同的人？甚至在白天清醒时我也见到了？我打断郁林，我说：“你还是说说我梦见和看到的，是什么缘故，主何吉凶。”

郁林看看我，又朝窗外看看。窗外雨下得格外缠缠绵绵。他回过头，说：“星仪，我相信你说的，你不仅梦到了，也看到了，我无法解释，我只能说，你这个梦可能和你要和明清回去有关，你童

年曾在你的原籍阴阳关住过，你那时可能见过一位穿白衣的美丽的女人。你现在虽然记不得你童年的事，可是童年的印象，仍然会在你梦里出现，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。目前，我只能这样解释你的梦，这个梦肯定是因为你们即将回去，引起你潜在的灵魂深处的波动，于是就出现了你曾经见过而你已经完全不记得的女人影子。至于你在镜子里看到的，我敢断言，那是因为你连续的梦而引起的幻觉，刑车上的女革命党人，不过是因为她也是穿了一身白衣的女人罢了。”

尽管郁林的解释，并不能解除我的疑惑，可是，我也驳不倒他。我倒是在想，按他说法，我在童年曾见过这个白衣女人，那么这个白衣女人是谁呢？她怎么敢喊我“女儿”呢？这个疑惑，我不想再问郁林，问了，他也一定不能解释。

郁林见我不言不语，便去看挂在墙上的山水画。我知道郁林也能画上几笔。他说他在德国汉堡，还靠画挣过不少马克。他自吹他是中国名画家，人家根本不懂咱们国画，看他在纸上乱涂一气，就相信了他。这是他和明清他们在一起乱弹时吹的。我倒相信了他，只是从没看见他作过画。

明清书房里的画经常调换，他有这个癖好，这幅画什么时候挂上的，我没留意。我见郁林在看，便也顺便朝那画望望。郁林回头对我说：“星仪，星仪，你来看，这是画的你们家乡阴阳关。”我对阴阳关没感情，没兴趣，可我还是凑过去。

我看不出半点名堂，画上只是一片雾，雾很浓，有流动的感觉，雾里面隐隐看见一点模糊的山的影子。雾的上空，有几只鸟飞起，不是朝雾里飞，而是从雾里冲了出来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，恐惧地赶紧逃跑。除此，画面上只有阴阳关三个字了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
郁林见我没什么兴趣，倒自个儿来了劲。他毫无必要地大声嚷